

社121
673
部五:43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一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
 人為伍伍皆有長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
 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
 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
 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

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日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眾為官卑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

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

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

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

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

足相救張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使功令之事追逐
寇也春秋公追戎於濟西胥何捕盜賊也 疏曰五人
為伍即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
為兩即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
即四閭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族為黨黨
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
家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
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
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
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乃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
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
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

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凡
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

起徒役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云羨者饒也田謂田獵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
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

故致餘子 大事謂戎事也 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
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也當守於

王宮者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畔一人為正卒
其餘皆為羨卒也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畔一人
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

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畔 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
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

者家二人
優遠民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

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
至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
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
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
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
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
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周詩曰
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

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
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
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之賦也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
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
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士也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提舉也舉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沈斥水田馮鹵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市徒

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

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
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
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
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
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
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
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
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

而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
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小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
大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
大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
王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邱甲蘇
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
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
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
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

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
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
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百五十人
六軍共一千二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十人
六軍共三百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卿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
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
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
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

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
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邱爲乘故曰邱乘積六鄉

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
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
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
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
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大司馬遞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等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遞征
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
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
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
也卒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

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

於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戎是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
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追貊

以韓韓奕於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

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
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

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爲人二百四十二
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

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者不從戎役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曠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謂寄政

兵車也詩云小戎倭收

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

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

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

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

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蓋如鄉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

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

政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

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

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也長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

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

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

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

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正月之朝鄉

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

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訾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

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

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

而摘之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

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

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

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

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

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三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

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

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國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大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邱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鶩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

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商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

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
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
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

晉侯莊十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

僖十五年惠公獲晉侯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

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文公蒐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於被廬作三軍

僖公二十七年

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

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

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

五萬

一千五百人

按楚蔣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

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

行以禦狄

二十八年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

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

名而實則爲六軍

按吳子晉文公召爲前行清原之四萬以獲其志意卽三行

清原之

蒐遂作五軍

三十年

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

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於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

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

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郤克請益車八百乘始

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鄆陵之戰罷

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

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宣十二年中軍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

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

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

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

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邱甲邱各一甲又益民賦率

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

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六

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爲社邱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邱甲者卽邱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也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公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於鞏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十一年累書帥師者

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至

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

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魯西南境衛北隣也革車千乘

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

大蒐於北蒲十一年於昌閭二十年又於北蒲者再定公

十三年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兵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為井十六井為邱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

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

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論楚之兵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子鎗屬亦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子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

非正軍制亦非古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蓋兵屬子玉者西將左子將右當

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潰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

止若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今日西廣止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

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

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於時子玉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

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
於臯澣敢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
穆王按晉文襄

霸之後楚益强大時則嚴環衛之屬
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

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都君子王馬

之屬所以親衛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

於王出入同之

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
文十年會於厥貉宋道楚子以

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各

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為兩甄矣兩甄猶言

兩翼莊王霸强克庸以來
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

之不可保逮邲之戰
宣十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

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於邲沈尹將中軍

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

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兼統三軍矣二廣以為親軍
傳載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

尹為兼統三軍矣初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內

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平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

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

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

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

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

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

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

以及日入嘗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

乾隆十二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七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
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
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
出不係步伍之數也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
法百人為卒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
乘為小偏共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
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
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
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
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於陳則分
左右二拒游闕曰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
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
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
陳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
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

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
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
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
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
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下近
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為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
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
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
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
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及白為
幡與軍人為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旗之類是也
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
以茅為旌義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
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
兵為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
之後此最良法百宮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畫
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見之物而行動軍之
政教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

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旆軍吏載旅師都載旌
鄉遂載旆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凡旗有軍衆者畫異
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此行軍之翼日
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行軍之翼日
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及昏楚師軍於
注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
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纒亂正
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凡
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爲簡之
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爲簡
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
甲漆甲成文被練之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
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
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
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

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
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覆蓋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
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
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軟纏之類康王
以薦掩爲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有車

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爲掩爲司馬子木
使莊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臯
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靈王斥地益大陳
兵徒甲兵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平
豫章獲其五帥

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
楚平王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
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復用師
杜預注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
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此知此是簡西國之兵
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至若
曰西爲上則東爲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成丁則若申息之子弟

信二十八年楚子入居於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日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日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士兵則若都君子

按之則若王馬之屬

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

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君子既有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其為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

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

用革也

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於皐

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畧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內而還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師於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蓋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

耳

悉覽又表商燁之誓矣

右楚兵制

皆以燁燁之誓矣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

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

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

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

作三軍殺之殺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

吳子秦置陷陣

三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

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

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

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
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
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
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
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
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
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
後通關內列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
侯二十級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二水北有林胡

樓煩

樓煩屬鴈門郡二胡國各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

二郡

南有滹

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

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

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說趙

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

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

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

秦六國爲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說韓宣

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二縣名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南方谿子蠻夷柘弩

皆善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之得

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也見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

奔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在豫州偃城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戰國采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

於馮池鑄劔故號宛馮在滎陽龍淵太阿二劍名皆陸

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音抉拔芮

決謂以革爲射決決射講也音音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

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穎煑棗無胥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

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

夜行不絕鞬鞞殷殷鞬音宏反若有三軍之衆臣竊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

氏武卒也注見魏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裏頭以異於衆荀子魏有蒼頭二十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一

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之卒謂養馬賤者亦為兵車六百

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句踐武王遠矣說齊宣王

日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

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背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言臨淄自足齊有軍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

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

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

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

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

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

更各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

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

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

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

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轉相攻伐

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

代為雌雄師古曰代亦迭也齊愍以技擊疆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

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

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

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

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媾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

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

下所印印讀作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

可當也扞禦難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

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

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

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

義雖執威鉞以敬為先故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

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

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

日兜鍪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淳曰身上身操十二石之

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

日个讀曰个个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劍日中而趨

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

百里師古曰中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

中利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如此則其

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

重辱也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藏

其民於隘狹之法犏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犏

反道讀曰導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

如淳曰役隸五是最為有數故能四者有勝於天下

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有

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

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

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然猶未本仁義之

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

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

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

官謂司寇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

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

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

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於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

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

刑魯也伯讀日霸日謂存三亡國衛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

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睢濟江入於雲中也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

古奔字師也犇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二國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

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於沂昭

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

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

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焱

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

遙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

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於末世

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

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

武孫臧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强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

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摭左氏內外傳諸書畧考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考而畧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考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

里門左謂閭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

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

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

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

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
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
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二

兵制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
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
長安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
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

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
畧耳其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
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
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
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
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
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二河潁川諸處止有材
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

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
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
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
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
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屬之
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
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南軍也

南軍衛

主之

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掌宮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

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呂
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
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
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
在殿廬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
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
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
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
徒役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

衛尉典衛兵郎武
中令典衛郎

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

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凡郎官皆上直執戟宿
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

在直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

車戶騎三將
見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
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
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
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
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說殆不其然
抑嘗考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
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

武帝更其名爲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巡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爲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考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專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

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爲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爲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

兵衛郎衛分爲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 六郡謂隴

西河也地上郡掌執兵迭從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甘延壽以

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超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霍光都肄郎羽

林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

石 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

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

林孤兒 少壯令羽林有令丞 宣帝令中郎將騎都

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蔡質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

九百人又有羽林黃頭郎 枚乘傳注習平帝又更期

門爲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 師古曰羽林

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室星之南一日天軍

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

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

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

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爲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爲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兵器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

師以此知北軍爲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巡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迺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

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軍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偃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

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

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置或罷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邪

武帝增置八校屬北軍更名中尉為執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秦官緹騎

五百二十人光武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騎知越

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

尉凡八校尉又宣曲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外掌西域亦屯騎校尉

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越騎校尉

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宣紀言伏飛射聲胡越騎

又此有胡騎如淳說是也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

曲觀名胡騎屯所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

者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也冥

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

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帝平南粵內

增七校蓋胡騎校尉不常置故言七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

屯兵不在八校尉數內有司馬八屯各有司馬十二城門候各門

有侯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城門初無兵自兵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

各有侯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傳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氂傳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

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

掌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

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在長林苑門長水

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水及宣曲皆在長

入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

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

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

城門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

外不屬金吾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

二千石其位亦重矣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

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

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以北軍中候

監之謂之北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

壘自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

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槩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爲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爲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一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

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兵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仗飛諸兵遠赴金城擊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

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領
 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
 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入隊林立八百人亦八百人入對谷少百人卒
 又曰萬兵俱無員姓執費千五百人而冬不嚴
 敵法金銀犒養不亦總健之甚乎
 卒學曰嘉限夫之矣至宣帝後命林林為禁衛兵
 交限中操之兵未故敵出先帝天鼎六手發中操
 軍敵主文帝三手發中操林官屬滿將軍軍兵尋
 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外高帝十手發中操卒

南軍圖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南
 三署郎
 車戶騎三將
 武

光祿勳 本郎中令
武帝改

左中郎將 主左
署郎
 虎

五官中郎將 主五
官郎
 主

右中郎將 主右
署郎
 羽

軍

衛士 八十
一人
 車戶騎三將 八百人
主武
 武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主左騎八百人

虎賁郎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百八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主右騎九百人

衛尉圖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候主劔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候主劔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二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元武司馬主元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八人

朔平司馬主北門衛士一百十七人

衛尉

外兵

北軍圖

北

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掌北軍

北京

城兵

光武省置中候

壘門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城兵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

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
倫邪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
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
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
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疎也於親
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
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
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
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間里墓墳族屬之愛而利
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

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
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
紀傳表志之間鄉者以管見而商榷之考其始末
述以儷語其後先沿革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
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胄監學者所考南北軍
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
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考古之幸
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
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

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土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傅著也立傅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

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考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郡國之證歟

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兵重兵悉在京師是殆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考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八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宮

掖門司馬所領者誰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

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帝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邪惠帝初年呂氏

固已顓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旣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

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母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旣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邪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

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裴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調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

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

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
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
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
爲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
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
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
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
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
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
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

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
秦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
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
民就田里

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
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癯罷

亦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爲正卒每
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爲錢二千入於
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
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
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爲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

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給郡縣一而月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興循未

改後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竊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

矣然鼂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

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

言之乃如殊與三日之說背馳竊意一歲而更是

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

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

七謫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贅壻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間左者已復除之人也

詳見下鼂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

邊戍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

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

敢犇命伉健之屬

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

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

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

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

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

善馬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

擊之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

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

元年募吏民及發健為蜀郡犇命擊益州 注云常兵

選取精勇聞命 奔走謂之犇命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

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鼂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南

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

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

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

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

六尺 文類曰土地寒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師古

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 揚粵之

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

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

音儂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

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

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

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

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

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
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

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自反天下明知禍然烈

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

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

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楚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

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

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

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

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

去聚而不罷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

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

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

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

九尺長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
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

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

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

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

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

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

扶目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徒之時縣官且廩給郡

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

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

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內無有卿各蓋謂其

等總同列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

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他人縣官為贖

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句其民如是

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
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
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
送也或曰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
將資也副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
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
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

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

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死生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

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

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

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

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

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

踵同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之則終身

創矣

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

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其得勝逞

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

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

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

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爲

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

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

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

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

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
興賤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
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
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
師欵兵如故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
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 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
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

校輒復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
復更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
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
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
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羌

犯王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
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

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
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傳云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左軍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夔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北地將軍周寵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爲中尉緹爲隴西將軍

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時異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詳見前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如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

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徙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伏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

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啓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

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南北軍猶未出至宣帝擊羌而始出矣

及光武之一起而變

之兵制蕩然矣

光武置黎陽兵罷郡國都試省都尉明帝而後募囚戍邊置諸營事並見

前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

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

建武迄於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

將出擊或移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廬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

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

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

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

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羌傳任尚募以擊羌召為積射鮮卑傳鄧遠以擊鮮卑召為義從東漢有羌胡義從蓋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義從兵入亂京師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

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闔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闔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勒軍旅誅守長號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賚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眾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賚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爲相國置武衛營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中領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中領

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

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
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傳從攻合肥疫疾軍旅皆已丹陽青巾

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交州義士

號曰青巾兵屢捷步騭傳權遣呂岱代

人出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

長沙寧傳武射吏見

駱統大率强者為兵羸者補戶

傳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

受賜復人得一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

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乃稱曰今

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童僕

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三部司馬

前驅由以中領之軍領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

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

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

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其後又以

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之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三部司馬

前驅由以中領之軍領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

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

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
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
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
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單虛僕
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
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所
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
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宋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爲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
樂屬庾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
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
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
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興舡萬艘自河通
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

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萬餘
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
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共
車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
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

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
冀徐豫三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
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

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卒以敗師盡徙於西
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
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
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
稽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
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
聚建康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
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

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詔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於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

死減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

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爛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緣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番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

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爲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
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
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欣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
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
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
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
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
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
得遊官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
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
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
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
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
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
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
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尅期
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
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强者八人斬之
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
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
酷殲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
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
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

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

國者

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

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

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宗文鄙武六鎮兵卒多
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
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爲國遠
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
偏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
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
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
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彝父子謀之不臧固

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爲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
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
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
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
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
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
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
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人常令丞相屬代郡

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
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
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
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
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
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
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
員衆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旣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旣親政始收兵權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

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勅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軍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

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

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
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
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
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
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
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
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
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

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
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
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
馬孟布槽鋪鏤鑿確筥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
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
祿橫刀礪石大觶瓊帽瓊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
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
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
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
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

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征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木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

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里百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

入寇則爲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長吏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兵曹一人別將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校尉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人

羽林軍

高宗 龍武軍

元宗

團

二百人

校尉

神武軍

肅宗

禁軍

英武軍

代宗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代宗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順宗

神威軍

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

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

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

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

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

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爲固本漢

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

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

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

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元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一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

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

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下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一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

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鏑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祿山旣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

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
馬箠渡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
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
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
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
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論天武軍論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
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
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
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寢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
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
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
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
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
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
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

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
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
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
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
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
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
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
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

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
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
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
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器糴麥種
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
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寢多
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
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時命行之泌
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

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

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人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卽位兩河畧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

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旣少兵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

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

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
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
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
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
以逃死則百入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
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旣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
參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
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
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
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
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
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
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
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
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
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
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意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

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

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
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
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
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
射者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馭馬虎皮韉爲游幸翊
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
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
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
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

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
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
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
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調補北軍至
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
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
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十人亦曰供奉
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
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
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

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

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太歷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

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

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旬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

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婚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

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實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

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成卒屯防禦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二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

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鐡副之

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
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
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
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
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
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
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
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
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

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
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
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
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
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
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
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
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
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
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

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允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允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允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

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之謂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百人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二節非其有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除古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一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一

兵三

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二
其四 鄱陽無馬部端文臨不貴與恭著

兵考四
余 兵制面或手自錄或以爲常志對之不詳與齊月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
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
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
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
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
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入朝天祚三年

其罪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
容由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
里數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
頰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廿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
視時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
粟太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
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爲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
共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
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文燿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
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爲劓刵椽黥孔氏
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
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
問口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
恭三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
實全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
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
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
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

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唐元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賜從軍駕立功將校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僖宗昭宗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是徧及戎卒非賞典也空言不宜並錄計精實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為率無問白居易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

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嫻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

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息

世宗卽位旣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

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

練之力也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

練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圓以處之剩圓給官符官

觀園苑寺廟廬廩之役咸平五年七月戎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真宗念其勞不欲遽棄令隸剩圓廩給如故自

是率以為例大國多出此帝因高平之殫故朕其轉點計日

或止齋陳氏曰剩圓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

累賸食也熙寧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逐州就糧禁

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為額剩圓立額自此始

平自宣和之難養兵益眾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

退兵重為天下費蓋揀汰起於紹興七年率置添

差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圓參定為節鎮

一百三十圓次州軍六十五圓極邊節鎮二十六

圓次州軍十八圓待闕圓數亦準此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因事宜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

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

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

即送闕下京諸司庫務皆有役兵自是師旅皆精銳禁

衛之籍無闕矣其執杖者即不設等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
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部郡
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
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
屯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
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
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陝
西諸州選中保捷
慶歷元年秋河北
教閱本城爲禁軍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
保毅王倫判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稍置
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

揮旣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天下廂軍
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
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
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
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在
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
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
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
得以專主判換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

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鑿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尅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

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隸諸軍

淳化二年詔以子弟

附兵籍者除去之願隸名者閱試而後聽景德三年又詔有材勇者許隸本軍

其自下軍而

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

諸班

直新召募者非材勇超絕卽不預焉餘皆自下選補大中祥符五年詔揀閱諸軍有方壯而被斥者委所

在告論聽 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
其自陳

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

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

至各有特支 特支有大小之差 戍邊每季又加給銀

鞋環慶緣邊艱於饜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

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

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 有折月糧者
有別給者

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郊祀特

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

登聞鼓上訴陳乞上怒曰朕所與卽爲恩澤安有例哉

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
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惟務姑息

將士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宗卽隨所欲以給之如此非

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

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

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今我撫

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劔舞皆能擲劔凌空繞身承接
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
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
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劔舞前導觀者神聳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
屯兵利害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
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
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爲天下之樞可以阜安兆人臨
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卽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卽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
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
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
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
已及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
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
三鎮外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
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察團
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
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彊邦國之利也

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
徒帝以是軍無俸而同禁軍例科罪太重令改從輕法
其後又詔禁軍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

時寧朔軍

充役太廟而亡法官議當斬詔從流配

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齎御劔赴北面以肅軍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鬪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

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戎人爲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賊斬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會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剋日會戰不齊者夜喧衆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出者戰鬪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

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貨畜而不赴殺賊遣入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爲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仗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圓寮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真宗聞而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皆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卽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強壯悉歸會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

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卽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

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其本末各見郡國兵門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已土

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其兵數本末見郡國兵門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贍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爲贍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

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旣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

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
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纜支三二歲承平
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
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
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強悍銷
彌爭亂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
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
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
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
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

勇絕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爲
賞罰格諸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員多選本城補填
故慶歷中內外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爲
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給樞密使龐籍
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省
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爲樞密
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
爭言不可以爲虜初伏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

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爲必生變仁宗以爲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土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爲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庾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多給糧於城東

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資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鞵邠寧環慶緣邊艱於爨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及於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質賣者重寘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二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

中誠願罷河北陝西募往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

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
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
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
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
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
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
後以可贍之數立爲定額額足罷募闕卽增補額外數
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
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爲額仍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歷
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

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歷之
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
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
議樞密院掇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
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
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
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總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
募兵寢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

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
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
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
弊如此後世既取強健無賴者養以爲兵兵行雖民
間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
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
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
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爲軍營子弟求刺爲軍况
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
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爲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

敢南入爲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爲害則大
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
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况契丹貪利
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
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
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
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
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
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爲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
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

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
所欲也何苦而爲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爲出
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
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
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眞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
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
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賦
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
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
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
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
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修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
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
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
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
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
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
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

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
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
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
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
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
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
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
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
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
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

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
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
此也而難之其深天下皆嘆皆爲國曰或如斯本合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
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
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
以酌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
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
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
而呼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

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

不爲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爲制度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

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收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

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

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

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

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

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干城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

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

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

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

死爲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計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

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
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
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為兵其數雖
英宗治平初兵二十萬三千而禁軍馬步六十
六萬三千而自棄效凶人令夫天下之患亦於是不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
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查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
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坐於天性
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益稍加簡練與唐府
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為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亦
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乃遣
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
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
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
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
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
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
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

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
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
兵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
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
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
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
性慙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惟自
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
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
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

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
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書曰商民罔迪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
反諸將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
地以討其罪不免爲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
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
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
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
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
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

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
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敵則瓦解星散
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
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
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
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
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
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
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

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
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
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陝西一路
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
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
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
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
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
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

云且今日旣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

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
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
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故臣曰於民有世
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
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
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
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
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
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
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

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
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
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曠
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
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
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
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
弓箭錢三貫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
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一人敢言其非

者司馬光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
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
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
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
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
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
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
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屢
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勅榜爲信雖光亦未免
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
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
君何相輕甚邪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
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以運糧戍邊反
掌間耳魏公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沿邊
率以爲常如光言

